史記

吳王濞列傳第四十六　史記一百六

索隱曰五宗之國俱享大邦雖後逆亂萌心取汙朝典豈可謂非青社之國哉然淮南猶有後不絶衡山亦其罪盡輕比三孽之分晉方彘秦之滅周可不優乎安得出其王國不上同五宗三王列於世家升吳濞請與楚元王同爲一篇淮南宜與齊悼惠王爲一篇

吳王濞者索隱曰案濞濞字也音披位反高帝兄劉仲之子也徐廣曰仲名喜高帝已定天下七年立劉仲爲代王而匈奴攻代劉仲不能堅守棄國亡閒行走雒陽索隱曰謂獨行從他道逃走閒音紀閑反自歸天子天子爲骨肉故不忍致法廢以爲郃陽侯索隱曰地理志馮翊縣名在郃水之陽音合。正義曰郃陽故城在同州河西縣南三十里高帝十一年秋淮南王英布反東并荊地劫其國兵西度淮擊楚高

帝自將往誅之。劉仲子沛侯濞年二十，有氣力，以騎將從破布軍蘄西，會甀，（索隱曰：地名也，在蘄縣西。會音古外反，甀音錘。）布走。荊王劉賈為布所殺，無後。上患吳、會稽輕悍，無壯王以填之，（索隱：填音鎮。）諸子少，乃立濞於沛為吳王，（徐廣曰：十二年十月辛丑。）王三郡五十三城。已拜受印，高帝召濞相之，謂曰：「若狀有反相。」心獨悔，業已拜，因拊其背，（索隱曰：拊音撫。）告曰：「漢後五十年東南有亂者，豈若邪？（徐廣曰：漢元年至景帝三年反，五十有三年。駰案：應劭曰：克期五十，占者所知。若秦始皇東巡以厭氣，後劉項起東南，疑當如此耳。如淳曰：度其貲積足用為難，又吳楚世不賓服。索隱曰：案應氏之意，以後五十年東南有亂，本是占氣者所說，高祖素聞此說，自以前難未弭，恐後災更生，故說此言，更以戒濞。如淳之說亦合事理。）然天下同姓為一家也，慎無反

濞頓首曰不敢會孝惠高后時天下初定郡國諸侯各務自拊循其民吳有豫章郡銅山韋昭曰今故章○索隱曰豫章郡後改曰故章或稱豫章爲衍字也○正義括地志云秦兼天下以爲鄣郡今湖州長城縣西南八十里故章城是也銅山今宣州及潤州句容縣有並屬章也濞則招致天下亡命者盜鑄錢煮海水爲鹽以故無賦正義曰按既盜鑄錢何以收其利足國之用吳國之民又何得無賦如說非也言吳國山既出銅民多盜鑄錢及煮海水爲鹽以山海之利不賦之故言無賦也其民無賦國用乃富饒也國用富饒如淳曰鑄錢煑鹽收其利以足國用故無賦於民孝文時吳太子入見索隱曰姚氏案楚漢春秋云吳太子名賢字德明得侍皇太子飲博吳太子師傅皆楚人輕悍又素驕博爭道不恭皇太子引博局提吳太子殺之索隱曰提音啼又音底又音弟於是遣其喪歸葬至吳

吳王慍曰【正義曰於問反慍然也】天下同宗死長安即葬長安何必來葬為復遣喪之長安葬吳王由此稍失藩臣之禮稱病不朝京師知其以子故稱病不朝驗問實不病諸吳使來輒繫責治之吳王恐為謀滋甚及後使人為秋請【應劭曰冬當斷獄秋先請擇其輕重也孟康曰律春曰朝秋曰請如古諸侯朝聘也如淳曰濞不得行使人代已致請禮也。索隱曰音爭孟說是也應劭所云斷獄先請不知何憑如淳云代已致請亦是臆說且文云使人為秋請謂使人為此秋請之禮也】上復責問吳使者使者對曰王實不病漢繫治使者數輩以故遂稱病且夫察見淵中魚不祥【張晏曰喻人君不當見盡下之私。索隱曰案此語出韓子及文子韋昭曰知臣下陰私使憂患生變為不祥故當赦宥使自新也】今王始詐病及覺見責急愈益閉恐上誅

之計乃無聊唯上棄之而與更始於是天子乃赦吳使者歸之而賜吳王几杖老不朝吳得釋其罪謀亦益解然其居國以銅鹽故百姓無賦索隱曰案吳國有鑄錢煑鹽之利故百姓不別徭賦也卒踐更輒與平賈漢書音義曰以當爲更卒出錢三百文謂之過更自行爲卒爲之踐更吳王欲得民心爲卒雇者其庸隨時月與平賈如漢桓靈時有所興作以少府錢借民比也○索隱曰案漢律卒更有三踐更居更過更也此言踐更輒與平賈者謂爲踐更合自出錢今王欲得人心乃與平價官讎之也○正義曰踐更若今唱更行更者也言民自若卒更有三品有卒更有踐更有過更古者正卒無常人皆當迭之是爲卒更貧者欲故更錢者次直者出錢顧之月二千是爲踐更天下人皆直戍邊三月亦各爲更律所謂繇戍也雖丞相子亦在戍邊之調不可人人自行三月戍又行者出錢三百入官官給戍者是爲過更此漢初因秦法而行之後改爲謫乃戍邊一歲歲時存問茂材賞賜閭里佗郡

國吏欲來捕亡人者訟共禁弗予徐廣曰訟音松駰案如淳曰訟公也正義曰訟音容言共相容禁止不與也如此者四十餘年正義曰言四十餘年者太史公盡言吳王二代行事也漢書作三十餘年而班固見其語在孝文之代乃減十年是班固不曉其理也以故能使其衆鼂錯為太子家令得幸太子數從容言吳過可削數上書說孝文帝文帝寬不忍罰以此吳日益橫及孝景帝即位錯為御史大夫說上曰昔高帝初定天下昆弟少諸子弱大封同姓故王孽子悼惠王王齊七十餘城庶弟元王王楚四十餘城兄子濞王吳五十餘城封三庶孽分天下半今吳王前有太子之郄詐稱病不朝於古法當誅文帝弗忍因賜几杖德至厚當改過

自新乃益驕溢即山鑄錢索隱曰案即山山名又即者就也煑海水為鹽誘天下亡人謀作亂今削之亦反不削之亦反削之其反亟禍小不削反遲禍大三年冬楚王朝鼂錯因言楚王戊往年為薄太后服私姦服舍服虔曰服舍有喪次而私姦宮中也請誅之詔赦罰削東海郡因削吳之豫章郡會稽郡及前二年趙王有罪削其河間郡索隱曰案漢書作常山郡也膠西王卬以賣爵有姦削其六縣漢廷臣方議削吳吳王濞恐削地無已因以此發謀欲舉事念諸侯無足與計謀者聞膠西王勇好氣喜兵諸齊皆憚畏韋昭曰故齊分為國者膠東濟北之屬於是乃使中大夫應高誂膠西王索隱曰誂音徒鳥反無文書

口報曰吳王不肖有宿夕之憂不敢自外使喻其驩心王曰何以教之高曰今者主上興於姦飾於邪臣好小善聽讒賊擅變更律令侵奪諸侯之地徵求滋多誅罰良善日以益甚里語有之舐糠及米索隱曰舓言舐糠盡則至米謂削土盡則至滅國也吳與膠西知名諸侯也一時見察恐不得安肆矣吳王身有內病不能朝請二十餘年嘗患見疑無以自白今脅肩累足猶懼不見釋竊聞大王以爵事有適正義曰張革反所聞諸侯削地罪不至此此恐不得削地而已王曰然有之子將柰何高曰同惡相助同好相留同情相成同欲相趨同利相死今吳王自以為與大王同憂

願因時循理棄軀以除患害於天下億亦可乎王瞿然駭曰索隱曰劉氏瞿音九具反又說文云瞿遠視貌音九縛反寡人何敢如是今主上雖急固有死耳安得不戴高曰御史大夫鼂錯熒惑天子侵奪諸侯蔽忠塞賢朝廷疾怨諸侯皆有倍畔之意人事極矣彗星出蝗蟲數起此萬世一時而愁勞聖人之所以起也索隱曰案所謂殷憂以啓明聖也故吳王欲內以鼂錯為討外隨大王後車彷徉天下所鄉者降所指者下天下莫敢不服大王誠幸而許之一言則吳王率楚王略函谷關守滎陽敖倉之粟距漢兵治次舍須大王大王有幸而臨之則天下可并兩主分割不亦可乎王曰善

高歸報吳王吳王猶恐其不與乃身自為使使於膠西面結之膠西羣臣或聞王謀諫曰承一帝至樂也今大王與吳西鄉弟令事成兩主分爭患乃始結諸侯之地不足為漢郡什二而為畔逆以憂太后非長策也（文穎曰王之太后也）王弗聽遂發使約齊菑川膠東濟南濟北皆許諾而曰城陽景王有義攻諸呂勿與事定分之耳（徐廣曰時城陽恭王喜景王之子）諸侯既新削罰振恐多怨鼂錯及削吳會稽豫章郡書至則吳王先起兵膠西正月丙午誅漢吏二千石以下膠東菑川濟南楚趙亦然遂發兵西齊王後悔飲藥自殺畔約濟北王城壞未完其郎中令劫守其

王不得發兵膠西為渠率膠東菑川濟南共攻圍臨菑趙王遂亦反陰使匈奴與連兵七國之發也吳王悉其士卒下令國中曰寡人年六十二徐廣曰吳王封吳四十二年矣身自將少子年十四亦為士卒先諸年上與寡人比下與少子等者皆發發二十餘萬人南使閩越東越東越亦發兵從孝景帝三年正月甲子初起兵於廣陵徐廣曰荆王劉賈都吳吳王移廣陵也西涉淮因并楚兵發使遺諸侯書曰吳王劉濞敬問膠西王膠東王菑川王濟南王趙王楚王淮南王衡山王廬江王故長沙王子徐廣曰吳芮之玄孫靖王著以文帝七年卒無嗣國除駰案如淳曰吳芮後四世無子因除庶子二人為列侯不得嗣王志將不滿故誘與之反也幸教

寡人以漢有賊臣無功天下侵奪諸侯地使吏劾繫訊治以僇辱之爲故漢書音義曰故事也○正義曰撥事以僇辱諸侯爲事不以諸侯人君禮遇劉氏骨肉絕先帝功臣進任姦宄詿亂天下正義曰註音挂欲危社稷陛下多病志失不能省察欲舉兵誅之謹聞敎敝國雖狹地方三千里人雖少精兵可具五十萬寡人素事南越三十餘年其王君皆不辭分其卒以隨寡人又可得三十餘萬寡人雖不肖願以身從諸王越直音值長沙者索隱曰謂其境相接也因王子定長沙以北如淳曰南越直長沙者因王子定也○索隱曰案謂南越之地與長沙地相接值者因長沙王子以定長沙以北也西走蜀漢中正義曰走音後向也王子長沙王子也南越之地對長沙之南者其民因王子

(卒而鎮定長沙以北西向蜀及漢中咸委王子定矣)告越(小顏曰告東越)楚王淮南三王與寡人西面(正義曰三王謂淮南衡山廬江也)齊諸王與趙王定河間河內或入臨晉關(正義曰今蒲津關)或與寡人會雒陽燕王趙王固與胡王有約燕王北定代雲中摶胡衆(索隱曰摶音專專謂專統領胡兵)入蕭關(正義曰今古隴山關在原州平京縣界)走長安匡正天子以安高廟願王勉之楚元王子淮南三王或不沐洗十餘年怨入骨髓欲一有所出之久矣寡人未得諸王之意未敢聽令諸王苟能存亡繼絕振弱伐暴以安劉氏社稷之所願也敝國雖貧人節衣食之用積金錢脩兵革聚穀食夜以繼日三十餘年矣凡為此願諸王勉用之能斬捕

大將若賜金五千斤封萬户列將三千斤封五千户裨將二千斤封二千户二千石千斤封千户千石五百斤封五百户皆爲列侯其以軍若城邑降者卒萬人邑萬户如得大將人户五千如得列將人户三千如得裨將人户千如得二千石其小吏皆以差次受爵金佗封賜皆倍軍法（服虔曰封賜倍漢之常法）其有故爵邑者更益勿因願諸王明以令士大夫弗敢欺也寡人金錢在天下者往往而有非必取於吳諸王日夜用之弗能盡有當賜者告寡人寡人且往遺之敬以聞七國反書聞天子天子乃遣太尉條侯周亞夫將三十六將軍往擊吳楚遣曲周

侯酈寄擊趙將軍欒布擊齊大將軍竇嬰屯滎陽監齊趙兵吳楚反書聞兵未發竇嬰未行言故吳相袁盎盎時家居詔召入見上方與晁錯調兵笇軍食上問袁盎曰君嘗爲吳相知吳臣田祿伯爲人乎今吳楚反於公何如曰不足憂也今破矣上曰吳王即山鑄錢煑海水爲鹽誘天下豪傑白頭舉事若此其計不百全豈發乎何以言其無能爲也袁盎對曰吳有銅鹽利則有之安得豪傑而誘之誠令吳得豪傑亦且輔王爲義不反矣吳所誘皆無賴子弟亡命鑄錢姦人故相率以反鼂錯曰袁盎策之善上問曰計安出盎對曰願屏左右上屏人獨

錯在盎曰臣所言人臣不得知也乃屏錯錯趨避東廂恨甚上卒問盎盎對曰吳楚相遺書曰高帝王子弟各有分地今賊臣鼂錯擅適過諸侯索隱曰適音直革反又音宅削奪之地故以反爲名西共誅鼂錯復故地而罷方今計獨斬鼂錯發使赦吳楚七國復其故削地則兵可無血刃而俱罷於是上嘿然良久曰顧誠何如吾不愛一人以謝天下盎曰臣愚計無出此願上孰計之乃拜盎爲太常正義曰今盎爲太常史失奉宗廟之指意吳王弟子德侯爲宗正徐廣曰名通其父名廣駰案漢書曰吳王弟子德侯廣爲宗正也盎裝治行後十餘日上使中尉召錯紿載行東市錯衣朝衣斬東市則遣袁盎奉宗

廟宗正輔親戚正義曰以親戚之意忠輔漢訓諭使告吳如盎策至吳吳
楚兵已攻梁壁矣宗正以親故先入見諭吳王使拜受
詔吳王聞袁盎來亦知其欲說己笑而應曰我已爲東
帝尚何誰拜不肯見盎而留之軍中欲劫使將盎不肯
使人圍守且殺之盎得夜出步亡去走梁軍遂歸報條
侯將乘六乘傳正義曰上音乘下竹戀反會兵滎陽至雒陽見劇孟
喜曰七國反吾乘傳至此不自意全正義曰言不自意雒陽得全及見劇
孟又以爲諸侯已得劇孟劇孟今無動吾據滎陽以東
無足憂者至淮陽問父絳侯故客鄧都尉曰策安出客
曰吳兵銳甚難與爭鋒楚兵輕正義曰輕正反不能久方今爲

將軍計莫若引兵東北壁昌邑以梁委吳吳必盡銳攻之將軍深溝高壘使輕兵絕淮泗口塞吳饟道彼吳梁相敝而糧食竭乃以全彊制其罷極破吳必矣條侯曰善從其策遂堅壁昌邑南（正義曰在曹州城武縣東北四十二里也）輕兵絕吳饟道吳王之初發也吳臣田祿伯為大將軍田祿伯曰兵屯聚而西無佗奇道難以就功臣願得五萬人別循江淮而上收淮南長沙入武關與大王會此亦一奇也吳王太子諫曰王以反為名此兵難以藉人藉人亦且反王柰何且擅兵而別多佗利害未可知也（蘇林曰祿伯儻將兵降漢自為己利從吳為生患也）徒自損耳吳王即不許田祿伯吳少

將桓將軍說王曰吳多步兵步兵利險漢多車騎車騎利平地願大王所過城邑不下直棄去疾西據雒陽武庫食敖倉粟阻山河之險以令諸侯雖毋入關天下固已定矣即大王徐行留下城邑漢軍車騎至馳入梁楚之郊事敗矣吳王問諸老將老將曰此少年推鋒之計可耳安知大慮乎於是王不用桓將軍計吳王專幷將其兵未度淮諸賓客皆得為將校尉候司馬獨周丘不得用周丘者下邳人亡命吳酤酒無行吳王濞薄之弗任周丘上謁說王曰臣以無能不得待罪行間臣非敢求有所將願得王一漢節必有以報王王乃予之周丘

得節夜馳入下邳下邳時聞吳反皆城守至傳舍召令令入戶使從者以罪斬令遂召昆弟所善豪吏告曰吳反兵且至至屠下邳不過食頃今先下家室必完能者封侯矣出乃相告下邳皆下周丘一夜得三萬人使人報吳王遂將其兵北略城邑比至陽城正義曰地理志云城陽國故濟漢文帝二年別為國屬兗州兵十餘萬破城陽中尉軍聞吳王敗走自度無與共成功即引兵歸下邳未至疽發背死二月中吳王兵既破敗走於是天子制詔將軍曰蓋聞為善者天報之以福為非者天報之以殃高皇帝親表功德建立諸侯幽王悼惠王絕無後孝文皇帝哀憐加惠王

幽王子遂悼惠王子卬等令奉其先王宗廟為漢藩國德配天地明並日月吳王濞倍德反義誘受天下亡命罪人亂天下幣（如淳曰幣錢也以私鑄錢亂天下錢也）稱病不朝二十餘年有司數請濞罪孝文皇帝寬之欲其改行為善今乃與楚王戊趙王遂膠西王卬濟南王辟光菑川王賢膠東王雄渠約從反為逆無道起兵以危宗廟賊殺大臣及漢使者迫劫萬民夭殺無罪燒殘民家掘其丘冢甚為暴虐今卬等又重逆無道燒宗廟鹵御物（如淳曰鹵抄掠也宗廟在郡縣之物皆為御物○正義曰顏師古曰御物者宗廟之服器也）朕甚痛之朕素服避正殿將軍其勸士大夫擊反虜擊反虜者深入多殺

為功斬首捕虜比三百石以上者皆殺之無有所置正義曰置放釋也敢有議詔及不如詔者皆要斬初吳王之度淮與楚王遂西敗棘壁正義曰在宋州寧陵縣西南七十里乘勝前銳甚梁孝王恐遣六將軍擊吳又敗梁兩將士卒皆還走梁梁數使使報條侯求救條侯不許又使使惡條侯於上上使人告條侯救梁復守便宜不行梁使韓安國及楚死事相弟張羽為將軍徐廣曰楚相張尚諫王而死○正義曰按張羽尚弟也乃得頗敗吳兵吳兵欲西梁城守堅不敢西即走條侯軍會下邑徐廣曰屬梁國○正義曰宋州碭山縣本漢下邑縣欲戰條侯壁不肯戰吳糧絕卒飢數挑戰遂夜犇條侯壁驚東南條侯使備西

北果從西北入吳大敗士卒多飢死乃畔散於是吳王乃與其麾下壯士數千人夜亡去渡江走丹徒保東越正義曰東越事云獨東甌受漢之購殺吳王丹徒潤州也東甌即東越也東越將兵從吳在丹徒也東越兵可萬餘人乃使人收聚亡卒漢使人以利啗東越韋昭曰啗音徒覽反東越即紿吳王吳王出勞軍即使人鏦殺吳王孟康曰方言戟謂之鏦○索隱曰鏦音七江反謂以戈刺殺之鄒氏又音春亦音從容之從謂撞殺之也○正義曰括地志云漢吳王濞冢在潤州丹徒縣東練壁聚北今入于江吳錄云丹徒有吳王冢在縣北其處名為相唐盛其頭馳傳以聞吳地記曰吳王濞葬武進縣南地名相唐○索隱曰張勃云吳王濞葬丹徒縣南其地名相冢今云武進縣恐錯也吳王子子華子駒亡走閩越吳王之棄其軍亡也軍遂潰往往稍降太尉梁軍楚王戊

軍收自殺三王之圍齊臨菑也三月不能下漢兵至膠西膠東菑川王各引兵歸膠西王乃祖洗席槀飲水謝太后王太子德曰漢兵遠臣觀之已罷可襲願收大王餘兵擊之擊之不勝乃逃入海未晚也王曰吾士卒皆已壞不可發用弗聽漢將弓高侯頹當徐廣曰姓韓遺王書曰奉詔誅不義降者赦其罪復故不降者滅之王何處須以從事王肉袒叩頭漢軍壁謁曰臣卬奉法不謹驚駭百姓乃苦將軍遠道至于窮國敢請菹醢之罪弓高侯執金鼓見之曰王苦軍事願聞王發兵狀王頓首膝行對曰今者鼂錯天子用事臣變更高皇帝法令侵奪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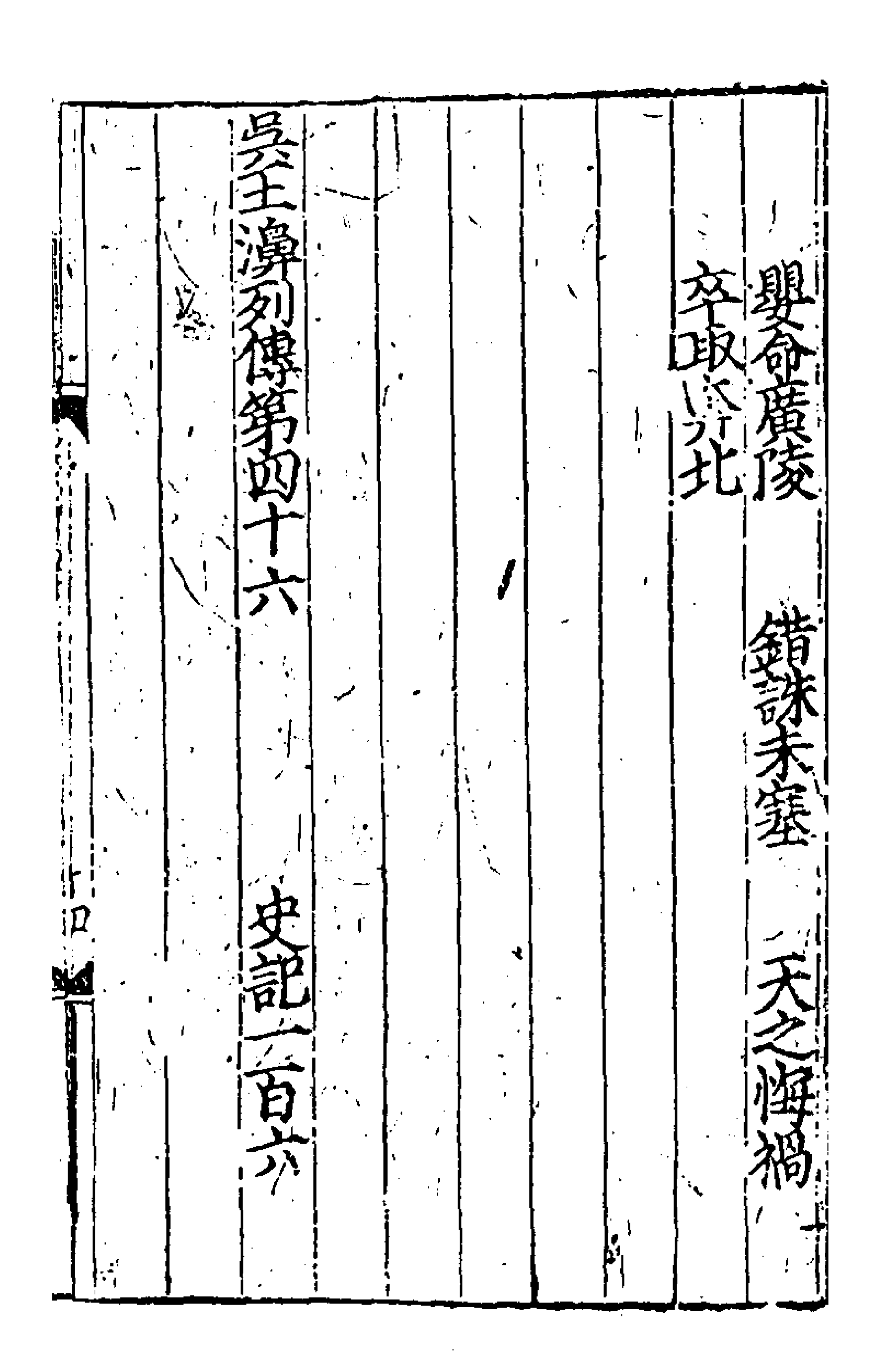
諸侯地卬等以爲不義叛其敗亂天下七國發兵且以誅錯今聞錯已誅卬等謹以罷兵歸將軍曰王苟以錯不善何不以聞及未有詔虎符擅發兵擊義國以此觀之意非欲誅錯也乃出詔書爲王讀之讀之訖曰王其自圖王曰如卬等死有餘罪遂自殺太后太子皆死膠東菑川濟南王皆死徐廣曰一云自殺國除納于漢酈將軍圍趙十月而下之趙王自殺濟北王以劫故得不誅從王菑川初吳王首反并將楚兵連齊趙正月起兵三月皆破獨趙後下復置元王少子平陸侯禮爲楚王續元王後徙汝南王非王吳故地爲江都王

太史公曰吳王之王由父省也言濞之王吳由父代王被省封郃陽侯省音所幸反○索隱曰省音所景反省者減也謂父仲從代王省封郃陽侯也能薄賦斂使其衆以擅山海利逆亂之萌自其子興爭技發難索隱曰謂與太子爭博是爭技也卒亡其本親越謀宗竟以夷隕鼂錯爲國遠慮禍反近身袁盎權說初寵後辱故古者諸侯地不過百里山海不以封毋親夷狄以疏其屬蓋謂吳邪毋爲權首反受其咎豈盎錯邪

索隱述贊曰

吳楚輕悍　王濞倍德　富因採山

釁成提局　驕矜攜貳　連結七國



嬰命廣陵　錯誅未塞　天之悔禍
卒取奔北

吳王濞列傳第四十六　史記一百六

魏其武安侯列傳第四十七　史記一百七

魏其侯竇嬰者孝文后從兄子也父世觀津人索隱案地理志觀津縣屬信都以言其累葉在觀津故云父世也○正義曰觀津城在冀州武邑縣東南二十五里喜賓客孝文時嬰爲吳相病免孝景初即位爲詹事正義曰百官表云詹事秦官名也掌皇后太子家者也梁孝王者孝景弟也其母竇太后愛之梁孝王朝因昆弟燕飲是時上未立太子酒酣從容言曰千秋之後傳梁王太后驩竇嬰引卮酒進上曰天下者高祖天下父子相傳此漢之約也上何以得擅傳梁王太后由此憎竇嬰竇嬰亦薄其官因病免太后除竇嬰門籍不得入朝請律諸侯春朝天子曰朝秋曰請○正義曰才性反

孝景三年吳楚反上察宗室諸竇（索隱曰宗謂宗室之中及諸竇之宗室也又姚氏案酷吏傳周陽由其父趙兼以淮南王舅侯周陽故因改氏由以宗室任爲郎則似是與國有親戚屬籍者亦得呼爲宗室也）毋如竇嬰賢乃召嬰嬰入見固辭謝病不足任太后亦慚於是上曰天下方有急王孫寧可以讓邪（漢書曰竇嬰字王孫）乃拜嬰爲大將軍賜金千斤嬰乃言袁盎欒布諸名將賢士在家者進之所賜金陳之廊廡下軍吏過輒令財取爲用（蘇林曰自令裁度取爲用也）金無入家者竇嬰守滎陽監齊趙兵（正義曰監音甲衫反吳王濞傳云竇嬰屯滎陽監齊趙兵也）七國兵已盡破封嬰爲魏其侯諸游士賓客爭歸魏其侯孝景時每朝議大事條侯魏其侯諸列侯莫敢與亢禮孝

景四年立栗太子（正義曰栗姬之子後廢之故書母姓也）使魏其侯爲太子傅孝景七年栗太子廢魏其數爭不能得魏其謝病屏居藍田南山之下數月諸賓客辯士說之莫能來梁人高遂乃說魏其曰能富貴將軍者上也能親將軍者太后也今將軍傅太子太子廢而不能爭爭不能得又弗能死自引謝病擁趙女屏閒處（正義曰上音餅下昌汝反）而不朝相提而論（徐廣曰提音徒抵反。索隱曰提音弟又音啼相提猶相抵也論音路頓反）是自明揚主上之過有如兩宮螫將軍（張晏曰兩宮太后景帝也螫恐也毒蠚怒必螫人又火各反。索隱曰螫音釋謂怒也漢書作蠚蠚即螫也。正義曰兩宮太子景帝也）則妻子毋類矣（索隱曰謂見誅戮無遺類）魏其侯然之乃遂起朝請如故桃侯

免相(服虔曰劉舍也)竇太后數言魏其侯孝景帝曰太后豈以爲臣有愛不相魏其(索隱曰愛猶惜也)魏其者沾沾自喜耳多易(徐廣曰沾一作怗又音兼反又當牒反張晏曰沾沾言自整頓也多易多輕易之行也或曰沾音憺也○索隱曰小顏沾音他兼反憺音尺占反)難以爲相持重遂不用用建陵侯衛綰爲丞相

武安侯田蚡者孝景后同母弟也(索隱曰蚡音扶粉反又如蚡鼠之蚡音墳)生長陵魏其已爲大將軍後方盛蚡爲諸郎(徐廣曰一云諸郎時人相號長老老皆爲諸公年少者爲諸郎如今人相號爲士大夫)未貴往來侍酒魏其跪起如子姪及孝景晚節(索隱曰節猶晚年也)蚡益貴幸爲太中大夫蚡辯有口學盤盂諸書(應劭曰黃帝史孔甲所作銘也凡二十六篇書盤盂)

中所為法戒誥書諸子文書也孟康曰孔甲槃盂二十六篇雜家書兼儒墨名法王太后賢之
徐廣曰即蚡同母姊者孝景崩即日太子立稱制所鎮撫多有田
蚡賓客計筴蚡弟田勝皆以太后弟孝景後三年徐廣曰孝
景後三年即是孝武初嗣位之年也封蚡為武安侯勝為周陽侯正義曰絳州聞
喜縣東二十里周陽故城也武安侯新欲用事為相卑下賓客進名
士家居者貴之欲以傾魏其諸將相建元元年丞相綰
病免上議置丞相太尉籍福說武安侯曰魏其貴久矣
天下士素歸之今將軍初興未如魏其即上以將軍為
丞相必讓魏其魏其為丞相將軍必為太尉太尉丞相
尊等耳又有讓賢名武安侯乃微言太后風上於是乃

以魏其侯為丞相武安侯為太尉籍福賀魏其侯因弔曰君侯資性喜善疾惡方今善人譽君侯故至丞相然君侯且疾惡惡人衆亦且毀君侯君侯能兼容則幸久不能今以毀去矣魏其不聽魏其武安俱好儒術推轂趙綰為御史大夫索隱曰案推轂謂自卑下之如為之推車轂也王臧為郎中令迎魯申公欲設明堂令列侯就國除關索隱曰謂除關門之稅也以禮為服制索隱曰案其時禮度踰侈多不依古今吉凶服制皆法於禮也以興太平舉適諸竇索隱曰適音直革反宗室毋節行者除其屬籍時諸外家為列侯列侯多尚公主皆不欲就國以故毀日至竇太后太后好黃老之言而魏其武安趙綰王臧等務隆

推儒術貶道家言是以竇太后滋不說魏其等及建元二年御史大夫趙綰請無奏事東宮韋昭曰欲奪其政也竇太后大怒乃罷逐趙綰王臧等而免丞相太尉以柏至侯許昌爲丞相武彊侯莊青翟爲御史大夫魏其武安由此以侯家居武安侯雖不任職以王太后故親幸數言事多效天下吏士趨勢利者皆去魏其歸武安武安日益橫建元六年竇太后崩丞相昌御史大夫青翟坐喪事不辦免以武安侯蚡爲丞相以大司農韓安國爲御史大夫天下士郡國諸侯愈益附武安索隱曰按謂仕諸郡及仕諸侯王國者猶言仕郡國也武安者貌侵韋昭曰侵音寢短小也又云醜惡也刻确也音核生貴

甚索隱曰小顏云生貴謂自尊高示貴寵其說疎也按生謂蚡自生尊貴之勢將甚故下云又以諸侯王多長年蚡以肺腑為相非痛折節以禮屈之則天下不肅者也又以為諸侯王多長張晏曰多長年上初即位富於春秋蚡以肺腑為京師相正義曰顏師古曰舊解云肺腑如肝肺之相附着也一說肺斫木札也喻其輕薄附着大材按顏此說並是疎謬又改腑為附就其義重謬矣八十一難云寸口者脈之大會手太陰之動脈也呂廣云太陰者肺之脈也肺為諸藏之主通陰陽故十二經脈皆會乎太陰所以決吉凶者十二經有病皆寸口知其何經之動浮沉濇滑春秋逆順知其死生顧野王云肺腑腹心也案說田蚡為相若人之肺知陰陽逆順又為帝之腹心親戚也非痛折節以禮詘之天下不肅索隱曰案痛甚也欲令士折節屈下然已不然天下不肅或解以為蚡欲折節下士非也案下文不讓其兄蓋侯知或說為非也當是時丞相入奏事坐語移日所言皆聽薦人或起家至二千石權移主上

上乃曰君除吏已盡未吾亦欲除吏嘗請考工地益宅漢書百官表曰少府有考工室如淳曰官名也上怒曰君何不遂取武庫是後乃退嘗召客飲坐其兄蓋侯徐廣曰王后兄王信也大山有益縣樂安有益縣也南鄉自坐東鄉以為漢相尊不可以兄故私橈武安由此滋驕治宅甲諸第徐廣曰為諸第之上也田園極膏腴而市買郡縣器物相屬於道前堂羅鐘鼓立曲旃如淳曰旌旗之名通帛曰旃曲旃僭也蘇林曰禮大夫立曲旃曲柄上曲也○索隱曰說文曰曲旃者所以招士也後房婦女以百數諸侯奉金玉狗馬玩好不可勝數魏其失竇太后益疏不用無勢諸客稍稍自引而怠傲唯灌將軍獨不失故魏其日默默不得志而獨厚遇灌將軍

灌將軍夫者潁陰人也夫父張孟嘗為潁陰侯嬰舍人得幸因進之至二千石故蒙灌氏姓為灌孟吳楚反時潁陰侯灌何為將軍索隱曰案何是嬰子漢書作嬰誤屬太尉請灌孟為校尉夫以千人與父俱漢書音義曰官主千人如候司馬灌孟年老潁陰侯彊請之鬱鬱不得意故戰常陷堅遂死吳軍中軍法父子俱從軍有死事得與喪歸灌夫不肯隨喪歸奮曰張晏曰有奮勵也願取吳王若將軍頭以報父之仇於是灌夫被甲持戟募軍中壯士所善願從者數十人及出壁門莫敢前獨二人及從奴十數騎馳入吳軍至吳將麾下正義曰謂大將之旗所殺傷數十人不得前復馳還走入漢

壁皆亡其奴獨與二騎歸夫身中大創十餘適有萬金良藥故得無死 夫創少瘳又復請將軍曰吾益知吳壁中曲折請復往將軍壯義之恐亡夫乃言太尉太尉乃固止之吳已破灌夫以此名聞天下潁陰侯言之上上以夫為中郎將數月坐法去後家居長安長安中諸公莫弗稱之孝景時至代相孝景崩今上初即位以為淮陽天下交勁兵處故徙夫為淮陽太守建元元年入為太僕二年夫與長樂衛尉竇甫飲輕重不得晉灼曰飲酒輕重不得其平也 夫醉搏甫索隱曰搏音博謂擊之 甫竇太后昆弟也上恐太后誅之徙為燕相 數歲坐法去官家居長安灌夫為人剛

首音位酒不好面諛貴戚諸有勢在己之右不欲加禮必
陵之諸士在己之左愈貧賤尤益敬與鈞稠人廣衆薦
寵下輩士亦以此多之夫不喜文學好任俠已然諾索隱
曰已音以謂已許諾必使副其前言也諸所與交通無非豪桀大猾家累
數千萬食客日數十百人陂池田園宗族賓客為權利
橫於潁川潁川兒乃歌之曰潁水清灌氏寧潁水濁灌
氏族灌夫家居雖富然失勢卿相侍中賓客益衰及魏
其侯失勢亦欲倚灌夫引繩批根生平慕之後棄之者
蘇林曰二人相倚引繩直之意批根賓客也去之者不與交通孟康曰根括拕引繩以持彈○索隱曰案劉氏
云二人相倚挈如合繩共相依引也批音步結反批者排也漢書作排根小顏根音痕括音涓謂人生平慕娶

夫後見其失職而頗強擾如此者共排退之不復與交也譬如相對撫絕而根括之也詩蟋蟀宋漢書本作排彈音排反普計反灌夫亦倚魏其而通列侯宗室為名高兩人相為引重張晏曰相薦達為聲勢其游如父子然相得驩甚無厭恨相知晚也灌夫有服過丞相丞相從容曰吾欲與仲孺過魏其侯漢書曰灌夫字仲孺會仲孺有服索隱曰案服謂朞功之服也故應璩書曰仲孺不辭同生之服也灌夫曰將軍乃肯幸臨況魏其侯夫安敢以服為解請語魏其侯帳具將軍旦日蚤臨武安許諾灌夫具語魏其侯如所謂武安侯魏其與其夫人益市牛酒夜灑埽早帳具至旦平明令門下候伺至日中丞相不來魏其謂灌夫曰丞相豈忘之哉灌夫不懌曰夫以

服請宜往徐廣曰一云以服請不宜往○索隱曰案徐廣云以服請不宜往其說非也正言灌夫請丞以服爲辭故不宜往故駕自往迎也乃駕自往迎丞相丞相特前戲許灌夫殊無意往及夫至門丞相尚臥於是夫入見曰將軍昨日幸許過魏其魏其夫妻治具自旦至今未敢嘗食武安鄂徐廣曰一作愕謝曰吾昨日醉忽忘與仲孺言乃駕往又徐行灌夫愈益怒及飲酒酣夫起舞屬丞相索隱曰屬之欲反屬猶委也付也小顏云若今人舞訖相勸也丞相不起夫從坐上語侵之魏其乃扶灌夫去謝丞相丞相卒飲至夜極驩而去丞相嘗使籍福請魏其城南田魏其大望曰老僕雖棄將軍雖貴寧可以勢奪乎不許灌夫聞怒罵籍福籍福惡

兩人有郄乃謾自好謝丞相曰魏其老且死易忍且待之已而武安聞魏其灌夫實怒不予田亦怒曰魏其子嘗殺人蚡活之蚡事魏其無所不可何愛數頃田且灌夫何與也吾不敢復求田武安由此大怨灌夫魏其元光四年春（徐廣曰疑此當是三年也其事在後）丞相言灌夫家在潁川橫甚民苦之請案上曰此丞相事何請灌夫亦持丞相陰事為姦利受淮南王金與語言賓客居間遂止俱解夏丞相取燕王女為夫人（索隱曰案蚡娶燕王劉澤子康王嘉之女也）有太后詔召列侯宗室皆往賀魏其侯過灌夫欲與俱夫謝曰夫數以酒失得過丞相丞相今者又與夫有郄魏其曰

事已解彊與俱飲酒酣武安起為壽如淳曰上酒為稱壽非大行酒坐皆避席伏已魏其侯為壽獨故人避席耳餘半膝席蘇林曰、、席而膝半在席上也如淳曰以膝跪席上也灌夫不悅起行酒至武安武安膝席曰不能滿觴夫怒因嘻笑曰將軍貴人也屬之徐廣曰屬一作畢○索隱曰案漢書作畢畢盡也時武安不肯行酒次至臨汝侯徐廣曰灌嬰孫名賢也○索隱曰案漢書云臨汝侯灌賢則賢是嬰之孫臨汝是陵封也臨汝侯方與程不識耳語又不避席夫無所發怒乃罵臨汝侯曰生平毀程不識不直一錢今日長者為壽乃效女兒呫囁耳語韋昭曰呫囁附耳小語聲○索隱曰女兒猶云兒女也漢書作少曹兒曹輩也猶言兒女輩呫鄒氏音蚩輒反囁所涉攝反武安謂灌夫曰程李俱東西宮衛尉漢書

音義曰李廣爲東宮程不識爲西宮今衆辱程將軍仲孺獨不爲李將軍地乎如淳曰李將軍李廣也猶今人言爲除地也。索隱曰案小顏云言今既毀程令李何地自安處也灌夫曰今日斬頭陷匈索隱曰韋昭云言不避死亡也漢書作穴匈何知程李乎坐乃起更衣稍稍去魏其侯去麾灌夫出武安遂怒曰此吾驕灌夫罪乃令騎留灌夫灌夫欲出不得籍福起爲謝案灌夫項令謝夫愈怒不肯謝武安乃麾騎縛夫置傳舍召長史曰今日召宗室有詔劾灌夫罵坐不敬繫居室如淳曰百官表居室爲保宮今守宮也遂按其前事遣吏分曹逐捕諸灌氏支屬皆得棄市罪魏其侯大媿爲資使賓客請莫能解如淳曰爲出資使人爲夫言武安吏皆爲耳目諸灌

氏皆亡匿夫繫遂不得告言武安陰事魏其銳身爲救灌夫夫人諫魏其曰灌將軍得罪丞相與太后家忤寧可救邪魏其侯曰侯自我得之自我捐之無所恨且終不令灌仲孺獨死嬰獨生乃匿其家（晉灼曰恐其夫人復諫止也）竊出上書立召入具言灌夫醉飽事不足誅上然之賜魏其食曰東朝廷辯之（如淳曰東朝太后朝）魏其之東朝盛推灌夫之善言其醉飽得過乃丞相以他事誣罪之武安又盛毀灌夫所爲橫恣罪逆不道魏其度不可柰何因言丞相短武安曰天下幸而安樂無事蚡得爲肺腑所好音樂狗馬田宅蚡所愛倡優巧匠之屬不如魏其灌夫日

夜招聚天下豪桀壯士與論議腹誹而心謗不仰視天而俯畫地張晏曰視天占三光也畫地知分野所在也畫地論欲作反事辟倪兩宮間徐廣曰辟音芳細反倪音詣張晏曰占太后與帝吉凶之期。索隱曰辟音普係反倪五係反埤蒼曰睥睨邪視也幸天下有變而欲有大功張晏曰幸為反者當得為大將立功也瓚曰天下有變謂天子崩因變難之際得立大功臣乃不知魏其等所為於是上問朝臣兩人孰是御史大夫韓安國曰魏其言灌夫父死事身荷戟馳入不測之吳軍身被數十創名冠三軍此天下壯士非有大惡爭杯酒不足引他過以誅也魏其言是也丞相亦言灌夫通姦猾侵細民家累巨萬橫恣潁川淩轢宗室侵犯骨肉此所謂枝大於本脛大於股不

折以拔。索隱曰案包愷拔音皮彼反正義曰鋪拔反拔分析也丞相言亦是唯明主裁之主爵都尉汲黯是魏其內史鄭當時是魏其後不敢堅對餘皆莫敢對上怒內史曰公平生數言魏其武安長短今日廷論局趣效轅下駒張晏曰俛頭於車轅下隨母而已瓚曰小馬在轅下。正義曰應劭云駒馬加背轅局趣小之貌按應說爲長也吾并斬若屬矣即罷起入上食太后太后亦已使人候伺具以告太后太后怒不食曰今我在也而人皆藉吾弟索隱曰案晉灼云藉蹈也以言蹂藉也令我百歲後皆魚肉之矣且帝寧能爲石人邪索隱曰謂帝不如石人得長存也。正義曰顏師古云言徒有人耳不知好惡按今俗云人不辨事罵云杌杌若木人也此特帝在即錄錄設百歲後是屬寧有可信者乎

索隱曰案詘者猶詘也上謝曰俱宗室外家正義曰嬰與蚡從舅蚡太后同母弟故廷辯之不然此一獄吏所決耳是時郎中令石建為上分別言兩人事武安已罷朝出止車門召韓御史大夫載怒曰與長孺共一老禿翁何為首鼠兩端漢書音義曰禿老翁言嬰無官位扳援也首鼠一前一卻也○索隱曰案謂共治一老禿翁指竇嬰也韓御史良久謂丞相曰君何不自喜蘇林曰何不自解釋為喜樂邪○索隱曰案小顏云何不自謙遜為可喜之事音許紀反夫魏其毀君君當免冠解印綬歸曰臣以肺腑幸得待罪固非其任魏其言皆是如此上必多君有讓不廢君魏其必內愧杜門齰舌自殺索隱曰案說文云齰齧也士白反今人毀君君亦毀人譬如賈豎女子爭言何其無大體也武

安謝罪曰爭時急不知出此於是上使御史簿責魏其所言灌夫頗不讎正義曰讎音市周反對也言簿責魏其所言灌夫實潁川事故魏其不對爲欺謾者也欺謾劾繫都司空索隱曰案百官表云宗正屬官主詔獄也。正義曰如淳云律司空主水及罪人孝景時魏其常受遺詔曰事有不便以便宜論上及繫灌夫罪至族事日急諸公莫敢復明言於上魏其乃使昆弟子上書言之幸得復召見書奏上而案尚書大行無遺詔如淳曰大行主諸侯官也。索隱曰案尚書無此景帝崩時大行遺詔乃魏其家臣印封之如淳說非也。正義曰天子崩曰大行也按尚書之中景帝崩時無遺詔賜魏其也百官表云尚書郎也詔書獨藏魏其家家丞封漢書音義曰以家臣印封詔書劾魏其矯先帝詔罪當棄市五年十月徐廣曰疑非十亦非十月。索隱曰徐氏云

疑非者案武帝四年三月蚡薨竇嬰死在前今云五年故疑非也。正義曰漢書云元光四年冬魏其侯嬰有罪棄市春三月乙卯丞相蚡薨按五年若誤也悉論灌夫及家屬魏其良久乃聞聞即恚病痱索隱曰痱音肥音扶味反風病也又不食欲死或聞上無意殺魏其魏其復食治病議定不死矣乃有蜚語為惡言聞上張晏曰蚡偽作飛揚誹謗之語故以十二月晦徐廣曰疑非十二月也明案張晏曰月晦者春垂至也。索隱曰著日月者見春垂至恐遇赦贖也論棄市渭城正義曰故咸陽其春武安侯病正義曰其春即四年春也元光四年十月灌夫弃市十二月末魏其弃市至三月乙卯田蚡薨則三人死同在一年明矣漢以十月為歲首故也秦楚之際者云十一月十二月端月二月三月至九為終周建子為正月十一月為二月正月為三月二月為四月至十月為歲終漢初至武帝太初以前並依秦法以後改用夏正每月至今不改然夫子作春秋依夏正專呼服謝罪漢書

音義曰言蚡號呼謝服罪也使巫視鬼者視之見魏其灌夫共守欲
殺之竟死子恬嗣徐廣曰蚡一疾見魏其灌夫思殺之則其春共在一春內耶武帝本紀四年
三月乙卯田蚡薨嬰死在蚡薨之前何復云五年十二月耶疑十二月當爲二月也索隱表蚡事武帝九年而
卒元光四年侯恬之元年建元元年訖元光三年而九年大目表蚡以元光四年卒亦云嬰四年棄市未詳此
正安在然蚡薨在嬰死後分明元朔三年武安侯坐衣襜褕正義曰爾雅云今蔽
前謂之襜褕郭璞云蔽膝也說文字林並謂之短衣入宮不敬徐廣曰表云坐衣不敬國除○索隱
曰襜尺占反褕音踰謂非正朝衣若婦人服淮南王安謀反覺治王前朝徐廣
曰建元二年武安侯爲太尉時迎王至霸上謂王曰上未有
太子大王最賢高祖孫即宮車晏駕非大王立當誰哉
淮南王大喜厚遺金財物上自魏其時不直武安特爲

太后故耳索隱曰案武帝以魏其灌夫事爲是於武安侯爲不直特爲太后故耳　及聞淮南王金事上曰使武安侯在者族矣

太史公曰魏其武安皆以外戚重灌夫用一時決策而名顯魏其之舉以吳楚武安之貴在日月之際然魏其誠不知時變灌夫無術而不遜兩人相翼乃成禍亂武安負貴而好權杯酒責望陷彼兩賢嗚呼哀哉遷怒及人命亦不延衆庶不載竟被惡言嗚呼哀哉禍所從來矣

索隱述贊曰

竇嬰田蚡　勢利相雄　咸倚外戚

或恃軍功　灌夫自喜　引重其中

意氣杯酒　辟倪兩宮　事竟不直
寃哉二公

魏其武安侯列傳第四十七　史記一百七

韓長孺列傳第四十八　史記一百八

御史大夫韓安國者梁成安人也徐廣曰在梁潁之間也○索隱曰漢書地理志云縣名屬陳留○正義曰括地志云成安故城在汝州梁縣東二十三里括地志云成安屬潁川郡陳留郡又有成安縣亦屬梁未知孰是也後徙睢陽正義曰今宋州宋城嘗受韓子雜家說於騶田生所索隱曰案謂安國學韓子及雜家說於騶縣田生之所事梁孝王為中大夫吳楚反時孝王使安國及張羽為將扞吳兵於東界索隱曰將音醬扞音汗張羽力戰安國持重以故吳不能過梁吳楚已破安國張羽名由此顯梁孝王景帝母弟竇太后愛之令得自請置相二千石出入游戲僭於天子天子聞之心弗善也太后知帝不善乃怒梁使者弗

見竇太后責王所為韓安國為梁使見大長公主徐廣曰景帝姊○索隱曰案即館陶公主○正義曰如淳云景帝姊也而泣曰何梁王為人子之孝為人臣之忠而太后曾弗省也索隱曰省音仙井反省者察也夫前日吳楚齊趙七國反時自關以東皆合從西鄉推梁最親為艱難梁王念太后帝在中正義曰謂關中也又云京師在天下之中而諸侯擾亂一言泣數行下跪送臣等六人將兵擊卻吳楚吳楚以故兵不敢西而卒破亡梁王之力也今太后以小節苛禮責望梁王索隱曰案謂苛細小禮以責之梁王父兄皆帝王所見者大故出稱蹕入言警車旗皆帝所賜也即欲以侘鄙縣徐廣曰侘一作紵也駰案侘音丑亞反誇也○索隱曰漢書作嫮音火亞反亦音寒孟反驅馳

馳國中以夸諸侯令天下盡知太后帝愛之也今梁使來輒案責之梁王恐日夜涕泣思慕不知所爲何梁王之爲子孝爲臣忠而太后弗恤也大長公主具以告太后太后喜曰爲言之帝言之帝心乃解而免冠謝太后曰兄弟不能相教乃爲太后遺憂悉見梁使厚賜之其後梁王益親驩太后長公主更賜安國可直千餘金名由此顯結於漢其後安國坐法抵罪蒙（蒙縣名○索隱曰抵音丁禮反）（蒙縣名屬梁國）獄吏田甲辱安國安國曰死灰獨不復然乎田甲曰然即溺之居無何梁內史缺漢使使者拜安國爲梁內史起徒中爲二千石田甲亡走安國曰甲不就官

我滅而宗甲因肉袒謝安國笑曰可溺矣公等足與治
乎索隱曰案謂不足與難持之治責辭卒善遇之梁內史之缺也孝王新
得齊人公孫詭說之欲請以爲內史竇太后聞乃詔王以
安國爲內史公孫詭羊勝說孝王求爲帝太子及益地
事恐漢大臣不聽乃陰使人刺漢用事謀臣及殺故吳
相袁盎景帝遂聞詭勝等計畫乃遣使捕詭勝必得漢
使十輩至梁相以下舉國大索月餘不得內史安國聞
詭勝匿孝王所安國入見王而泣曰主辱臣死索隱曰此語見
國語大王無良臣故事紛紛至此今詭勝不得請辭賜死
王曰何至此安國泣數行下曰大王自度於皇帝孰與

太上皇之與高皇帝及皇帝之與臨江王親孝王曰非如也安國曰夫太上臨江親父子之閒然而高帝曰提三尺劒取天下者朕也故太上皇終不得制事居于櫟陽臨江王適長太子也以一言過廢王臨江如淳曰景帝子榮姬太子母栗姬言不遜由是廢太子栗姬憂死用宮垣事卒自殺中尉府何者治天下終不以私亂公語曰雖有親父安知其不為虎雖有親兄安知其不為狼今大王列在諸侯悅一邪臣浮說索隱曰悅漢書作怵說文云怵誘也犯上禁橈明法天子以太后故不忍致法於王太后日夜涕泣幸大王自改而大王終不覺寤有如太后宮車即晏駕大王尚誰攀乎語未卒

孝王泣數行下謝安國曰吾今出詭勝詭勝自殺漢使還報梁事皆得釋安國之力也於是景帝太后益重安國孝王卒共王即位安國坐法失官居家建元中武安侯田蚡爲漢太尉親貴用事安國以五百金物遺蚡蚡言安國太后天子亦素聞其賢即召以爲北地都尉遷爲大司農閩越東越相攻安國及大行王恢將未至越越殺其王降漢兵亦罷建元六年武安侯爲丞相安國爲御史大夫匈奴來請和親天子下議大行王恢燕人也數爲邊吏習知胡事議曰漢與匈奴和親率不過數歲即復倍約不如勿許興兵擊之安國曰千里而戰兵

不獲利今匈奴負戎馬之足懷禽獸之心遷徙鳥舉難得而制也得其地不足以爲廣有其衆不足以爲彊自上古不屬爲人索隱曰案晉灼云不內屬於漢爲人漢數千里爭利則人馬罷虜以全制其敝且彊弩之極矢不能穿魯縞許慎曰魯之縞尤薄衝風之末力不能漂鴻毛非初不勁末力衰也擊之不便不如和親羣臣議者多附安國於是上許和親其明年則元光元年鴈門馬邑豪聶翁壹張晏曰豪帥也。索隱曰聶姓也翁一名也漢書云聶一因大行王恢言上曰匈奴初和親親信邊可誘以利陰使聶翁壹爲閒亡入匈奴謂單于曰吾能斬馬邑令丞吏以城降財物可盡得單于愛信之

以爲然許聶翁壹聶翁壹乃還詐斬死罪囚縣其頭馬邑城示單于使者爲信曰馬邑長吏已死可急來於是單于穿塞將十餘萬騎入武州塞徐廣曰在鴈門○索隱曰崔浩云今平城首西百里有武州城是也當是時漢伏兵車騎材官三十餘萬匿馬邑旁谷中衛尉李廣爲驍騎將軍漢書曰北貉燕人來致驍騎應劭曰驍健也張晏曰驍勇也若六博之梟矣太僕公孫賀爲輕車將軍正義曰司馬續漢書云輕車古之戰車大行王恢爲將屯將軍正義曰李奇云監主諸屯太中大夫李息爲材官將軍正義曰臣瓚云材官騎射之官御史大夫韓安國爲護軍將軍諸將皆屬護軍約單于入馬邑而漢兵縱發王恢李息李廣別從代主擊其輜重正義曰釋名云輜厠也所載衣

服匿則其中

於是單于入漢長城武州塞未至馬邑百餘里行掠鹵徒見畜牧於野不見一人單于怪之攻烽燧得武州尉史欲刺問尉史尉史曰漢兵數十萬伏馬邑下單于顧謂左右曰幾為漢所賣正義曰幾音祈乃引兵還出塞曰吾得尉史乃天也命尉史為天王塞下傳言單于已引去漢兵追至塞度弗及即罷王恢等兵三萬聞單于不與漢合度往擊輜重必與單于精兵戰漢兵勢必敗則以便宜罷兵皆無功天子怒王恢不出擊單于輜重擅引兵罷也恢曰始約虜入馬邑城兵與單于接而臣擊其輜重可得利今單于聞不至而還臣以三萬人衆不

敵禔取辱耳徐廣曰禔一作祇也臣固知還而斬然得完陛下士三萬人於是下恢廷尉廷尉當恢逗撓當斬漢書音義曰逗曲行避敵也橈顧望軍法語也○索隱曰案如淳云軍法行而逗留畏橈者要斬逗音豆又音住逗留也橈屈弱也恢私行千金丞相蚡蚡不敢言上而言於太后曰王恢首造馬邑事今不成而誅恢是為匈奴報仇也上朝太后太后以丞相言告上上曰首為馬邑事者恢也故發天下兵數十萬從其言為此且縱單于不可得恢所部擊其輜重猶頗可得以慰士大夫心今不誅恢無以謝天下於是恢聞之乃自殺安國為人多大略智足以當世取舍而出於忠厚焉索隱曰案出者去也言安國為人無忠厚之行貪嗜於

財所推舉皆廉士賢於已者也於梁舉壺遂臧固郅他皆天下名士索隱曰郅音質他徒河反謂三人姓名也壺遂也臧固也郅他也若漢書則云至他言至於他處亦舉名士也士亦以此稱慕之唯天子以為國器安國為御史大夫四歲餘丞相田蚡死安國行丞相事奉引墮車蹇如淳曰為天子導引墜車跛足天子議置相欲用安國使使視之蹇甚乃更以平棘侯薛澤為丞相安國病免數月蹇愈上復以安國為中尉歲餘徙為衛尉車騎將軍衛青擊匈奴徐廣曰元光六年也出上谷破胡龍城龍音龍將軍李廣為匈奴所得復失之公孫敖大亡卒皆當斬贖為庶人明年匈奴大入邊殺遼西太守及入鴈門所殺略數千人車

騎將軍衛青擊之出鴈門衛尉安國爲材官將軍屯於漁陽正義曰幽州縣安國捕生虜言匈奴遠去即上書言方田作時請且罷軍屯罷軍屯月餘匈奴大入上谷漁陽安國壁有七百餘人出與戰不勝復入壁匈奴虜略千餘人及畜產而去天子聞之怒使使責讓安國徙安國益東屯右北平正義曰幽州漁陽縣東南七十七里北平城即漢古北平也是時匈奴虜言當入東方安國始爲御史大夫及護軍後稍斥疏下遷而新幸壯將軍衛青等有功益貴安國既疏遠默默也將屯又爲匈奴所欺失亡多甚自愧幸得罷歸乃益東徙屯意忽忽不樂數月病歐血死安國以元朔二

年中卒

太史公曰余與壺遂定律歷觀韓長孺之義壺遂之深中隱厚（徐廣曰一云忠厚）世之言梁多長者不虛哉壺遂官至詹事天子方倚以爲漢相會遂卒不然壺遂之內廉行脩斯鞠躬君子也

索隱述贊曰

安國忠厚　初爲梁將　因事坐法
免徒起相　死灰更然　生虜失防
推賢見重　賄金貽謗　雪泣悟主
臣節可亮


韓長孺列傳四十八
史記一百八